

聖朝過眼錄 貳

李占福 等編著

万卷出版公司
VOLUME'S PUBLISHING COMPANY



你从未见过的读史方式

宋元明清

聖朝過眼錄

宋
元
明
清



李占福
王双
李艳云
等编著

万卷出版公司
VOLUME PUBLISHING COMPANY

©李占福 20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朝过眼录. 2, 宋、元、明、清/李占福编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7. 7

ISBN 978 - 7 - 80601 - 955 - 9

I. 圣… II. 李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宋代~清代—通俗读物 IV. K220. 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1474 号

出 版 者: 万卷出版公司

地 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 - 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 - 23284448

E - mail: hbzbs@mail.lnpgc.com.cn

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
幅面尺寸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丁建新

特约编辑: 蒙兰蕊 俞 伽

版式设计: 曹永丽

定价: 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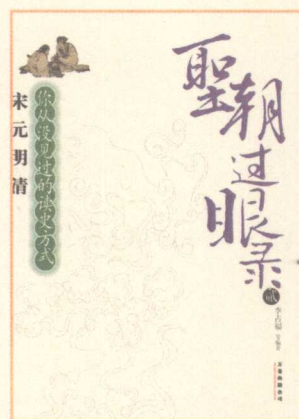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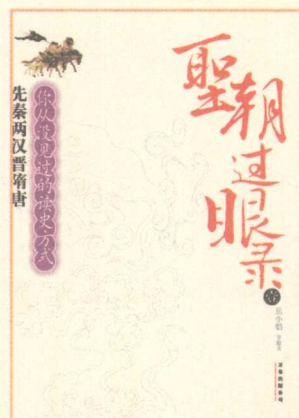


睨眸观史
风口浪尖

缝隙中云烟过眼
透见历史的细节



责任编辑：丁建新
特约编辑：蒙兰蕊 俞伽



封面设计：红十月设计室
hongshiyue@vip.sina.com

版式设计：曹永丽
投稿邮箱：zpbbooks@sina.com

前言

每一本与历史有关的书，似乎总是拿着很大的架子端坐在那里，故作高深地斜睨众人，好似本身也泛着故纸堆里的腐旧与霉气，向你诉说着，那才是历史。其实，再高大的建筑，除了那夺人眼目的朱漆大门，总还有一条隐蔽的后道；除了雕梁画栋的飞檐，总还有无数立于阴暗处，支撑房屋的原色木料。我们一眼望去的東西，未必就是全部，也未必是实质。

无疑，这些立于暗处的、或许已濒临腐朽的“原色木料”，很多都是我们所不知的逸事与典故。越是隐蔽之处，越能让我们趋近真实。在如云烟般散去的岁月中，过眼一瞥便会发觉，历史原来还留给我们那么多貌似微不足道，却代表着真实的碎片。某某县志、或某某人口中、回忆录里、书信中的人物，与我们了解的历史公论并不相符。回顾这些碎片，才知道，许多人物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完美，有的也不再是那样地恶劣；才知道，无论大善亦或大恶之人，也总会有另一面。惊讶之余惊觉，他们不再如隔云端，而是毕现眼前！因此，我们想做的，就是将这一连串在缝隙中淘得的真实，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，用一种你从未见过的方式，重新解读历史。

本书以别致的体裁，截取自宋至清，四大鼎盛之朝近一千年的历史片断，通过对这段时期各色人物言行举止的搜罗，集中地展现了千年的历史风貌与圣朝背后的故事。全书共分为：政事、文林、武运、人伦、见识、无情、香艳、世道、廉耻、教化、性情、骨气、意志、信念、命运、变革、立言等十七卷，里面一小段一小段的史料笔记，沿着历史延续的曲线将趣闻、逸事缓缓道来。每一条语录的背后，都隐藏着鲜活的人物和复杂的真相。书中包括形形色色的人物：文人，武人，粗人，细人，善人，恶人，有名人，无名人……无论英雄、贼寇，或是帝王、走卒，在这里都将他们的本色一一还原。

现在的我们，对于历史的过往，都是有着一番好奇的吧！这种好奇就如同古人喜欢占卦求神，问自己未来会是如何。不同的是，我们比较幸运，因为过去总是比未来好参透得多。不要再被正史那正襟危坐的样子唬住了，让我们回眸，在岁月的缝隙中，用另一种全新的读史方式，去感悟那些也许你前所未见却又真实不虚的圣朝背后的历史。

蒙 岩 燕

二〇〇七年七月

目录

圣

朝

过

眼

录

【贰】

卷五

信念

◎郁孤台下清江水
中间多少行人泪

卷四

文林

◎百花香入案头诗

卷三

政事

◎六朝旧事随流水
但寒烟衰草凝绿

卷二

见识

◎水随天去秋无际

卷一

性情

◎我是清都山水郎
天教分付与疏狂

目录

卷十一

意志／一五八
◎镜里朱颜都变尽 只有丹心难灭

卷十

命运／一四四
◎二十余年如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

卷九

教化／一三〇
◎高山安可仰 徒此揖清芬

卷八

人伦／一一八
◎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

卷七

武运／一〇四
◎长风金鼓动 白露铁衣湿

卷六

骨气／九十四
◎宁可枝头抱香死 何曾吹落北风中

卷十七

廉耻 / 二三六
◎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

卷十六

变革 / 二二四
◎空有当年旧烟月

卷十五

无情 / 二一二
◎嫁与东风春不管 凭尔去 忍淹留

卷十四

香艳 / 一九六
◎香闺掩雾 红笺小字凭谁附

卷十三

立言 / 一八二
◎青松幽幽吟劲风

卷十二

世道 / 一七〇
◎青史几番春梦 红尘多少英雄



圣朝过眼录

◎我是清都山水郎 天教分付与疏狂

卷一
性情

圣

朝

过

眼

录

【贰】

宋·元·明·清

刘墉不修边幅，衣服垢敝，甚至破了也不补。有一次召对，虱子顺着衣领爬上，游离在胡须之间，皇帝见了忍不住偷偷发笑，刘却浑然不知。等召对完毕退朝，才被仆人发现。只听刘说：『此虱屡缘相须，曾经御览，福分大佳，尔不如也，慎勿杀之。』



性情

我是清都山水郎 天教分付与疏狂

宋太祖决定讨伐蜀地，任命沈伦为随军上前线。将领王全斌、崔彦进攻入成都，都争相掠夺百姓家的珍宝、美女，只有沈伦居住在佛寺，吃青菜，有人拿珍异奇巧的物品献给他，沈伦把人家骂跑了。回到国都后，他行李箱中的东西，也只有几卷图书而已。

沈伦官位不低，住房却简陋，可他住在里边却甚感自在。当时他的同事甚至下属大多触犯国家禁令到山西陕西一带采购木材，来建造私人别墅，后来事情败露了，这些人都到皇上面前自首。沈伦也曾经为母亲修建过佛舍，因此也向宋太祖去坦白自己的罪行。宋太祖笑着对他说：“你没有触犯禁令，又何必忏悔呢！”宋太祖知道他的住房并没有装修，破破烂烂，就派太监按照图纸监督工匠替他重新修建。沈伦却暗地告诉太监，希望修得小一点，太监告诉了皇上，皇上也只能尊重他的意见。

寇准年少时仪表出众，十九岁参加科考就中了进士。宋太宗选取进士，往往到殿前亲自主持面试，对年纪轻工作经验不足的人往往不予录用。有人教寇准增报年龄，寇准说：“刚刚准备要踏上仕途，怎么能欺骗皇上呢？”

宋大将马仁瑀，大名夏津人。小时候，特别顽劣。十几岁的时候，父亲送他上学去读书，他总是逃学回家。后来又到处校学习《孝经》，十多天都没学会一个字。教书先生因而给了他几鞭子，他竟在半夜里独自跑到学堂放了一把火。他经常聚集乡里几十个小孩，和他们一起玩行军打仗的游戏，自称为将军。每天和他们约好时间，来晚的就要被马仁瑀鞭打，小孩们都怕他。他又买来水果分给小孩们，小孩们也更加亲近他。

苏东坡有一帮朋友，也皆才学出众。一次，苏东坡匆匆忙忙地找好友佛印禅师，此时大师正在禅室参禅，不便打扰，小和尚请他到禅师卧室等待。小和尚奉上车茶，苏东坡喝了一口，便命小和尚找来一根木棍，他手持木棍对着盛入果品的碟子一阵敲打后，又将碟中的橙子放在地上推起来，接着又用木棍在窗纸上捅了四个窟窿，最后对小和尚说：“请你禀告禅师，只说我苏东坡来找过他。”说完便走了。禅师参禅完毕，走出禅室，小和尚急忙忙迎上前去将苏东坡的一系列怪异动作如实讲出。禅师听后先是一愣，接着笑着说道：“苏学士是用打哑谜来向我辞行的。”见小和尚一脸迷惑，禅师解释说：“苏学士用木棍打碟，意即打迭；在地上推动橙子，意即行程；在窗纸上捅了四个窟窿，意即家四川。这一系列动作看来怪异，其实他是来向我辞行回四川眉州去也！”

黄庭坚是苏轼的学生，也是在苏东坡的大力提拔之下，才在学界频频露脸，打开自己的地盘的。因此，黄庭坚经常是苏家的座上客。一次，老黄看到苏家小妹年龄不小，依然连个人家都没有，决定把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介绍给苏小妹，并把王雱的得意之作拿来给苏小妹品评。苏小妹左看右看，最后告诉黄庭坚王雱的作品是：“新奇藻丽有余，含蓄雍容不足，难成大器。”黄庭坚还想争取，说是王雱绝顶颖慧，读书一遍就能了然于胸。这时一直坐在旁边默不作声的苏洵冷冷地说：“这有什么可稀奇的，谁的儿子看书还要看两遍呢？”

王安石在做参政的时候，曾写过一篇论兵的文章，题为《兵论》。一天，一个叫刘颁的人去拜访他。王安石正在吃饭，看门人就把刘颁带到王安石的书房内用茶。书桌上放着一篇兵论的草稿，刘颁便拿起来仔细地读了一遍。他的记忆力很强，文章过目不忘，读完后，就把草稿放回原处。这时，王安石进来了，

两人寒暄了几句之后，王安石问道：“近来您又写了什么文章？”刘颁故意同王安石开玩笑，说道：“我写了一篇《兵论》正准备修改！”王安石心里一惊，急忙问道：“您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”刘颁心里暗暗好笑，便把刚才看过的王安石的草稿的内容复述了一遍，并大声诵读：“兵者，凶器也……”王安石不知道刘颁是在开玩笑，以为确实是刘颁的近作，他听后沉默不语。刘颁走后，他想：一个人的文章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最忌同别人雷同。于是，拿起书桌上那篇《兵论》的草稿撕掉了。几天后，刘颁遇到王安石，问道：“您的论兵的文章写好了吗？”“早撕了。”王安石答道。刘颁这时心中暗暗叫苦不迭，后悔不该同王安石开玩笑。

王安石对于做官非常低调，嘉祐三年（1058）十月，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，王安石才被调到京城，担任三司度支判官。两年后，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。这一官职虽然清闲，却是要职，晋升的机会很大，但王安石多次推辞，就是不肯接受。宋朝廷无可奈何，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，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。迫于无奈之下，王安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官职。

王安石做参知政事时，有人说他爱吃獐脯，他的夫人听说后，觉得奇怪，心想：王安石从来不挑饭菜，怎么突然爱吃起獐脯来了呢？为了弄清楚，王夫人就叫人去问王安石身边的工作人员：“你们怎么知道他爱吃獐脯呢？”回答说：“他每次吃饭，都只把一盘獐脯吃光，别的菜却全剩下来了。”夫人又问，他吃饭时，獐脯放在什么地方？左右的人说：“在离他筷子最近的地方。”夫人说：“这样吧，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放在他的筷子边上。”第二天，老王果然把靠他最近的那盘菜吃光了，可是獐脯却全剩了下来。

包拯疾恶如仇，但待人亲和，不随意附和别人，也不装模作样地取悦别人，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，所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。他虽然官位很高，但为人节俭，他曾说：“后世子孙做官，有犯贪污之罪的，不得踏进家门，死后不得葬入大墓。不遵从我的志向，就不是我的子孙。”

鲁简肃家有个酒楼，店号叫仁和酒楼，在京师绝对属于五星级的。宋朝时禁

止政府工作人员出入酒楼。鲁简肃就常常换掉工作服去那儿喝酒。一天宋真宗有急事找鲁公，来人找不到他，只能候着。一会儿这鲁简肃从酒店回来了，使者就说：“真宗肯定要怪罪你来迟了，你该怎么解释呢？”鲁简肃说：“我就实话实说吧。”使者说：“你这样说的话肯定要获罪的。”鲁简肃却说：“饮酒，人之常情，欺骗国君，可是大罪。”使者叹息着回去复命了。宋真宗果然问起这件事，使者也只能实话实说了。真宗又问鲁简肃说：“你为什么擅自进入酒楼，你不知道国家对官员的规范吗？”鲁简肃道歉说：“臣家贫穷没有器皿，酒楼里什么都具备，我家正好有亲戚从远方来，于是只能把他们带到那里跟他们饮酒。”真宗说：“你在朝堂为官，应该注意个人形象，不然会被其他官员非议。”真宗就没有再追究这事。而且从此以后更加信任他了。

鲁肃简为官刚正，不苟言笑，小人们讨厌他，私下里叫他“鱼头”。章献太后垂帘听政之时，鲁肃简卖了不少的力，他这人说话有时候石破天惊，有些话被当时许多人引用。鲁肃简去世后被太常寺谥曰“刚简”，正式讨论的时候被改成“肃简”，因为觉得“刚简”有点讥讽他头脑顽固，不懂回旋。

大宋著名文人宋祁是个光头老百姓时没有什么名气。可是当时的名人孙宣公见到他就觉得他会有大出息，遂和他成为了好朋友。后来宋祁中了进士，名声大噪。孙宣公慧眼独具的名声也随之传开。孙宣曾经说：“现在谥词都流行用两个字，文臣还必须有一个‘文’字，我不喜欢，我喜欢传统点的，象一个字‘宣’或者‘戴’，多好！”后来孙宣公死后真的得谥曰“宣”，当时负责拟谥号的礼官正是当年孙宣公欣赏的宋祁。

元昊“性雄毅，多大略，能创制物始”，平时还喜欢穿奇装异服。元昊为皇太子时，曾多次劝其父李德明不要向宋朝称臣。李德明却说：“咱们经常打仗国力会亏空，宋朝能够容我们独立发展，就可以了。”元昊愤愤地说：“蕃人就应该按自己的风俗习惯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何必受制于汉人。英雄在世，当图王霸大业！”

王安石平时不修边幅，也不讲卫生，经常好多天不洗澡。吃饭即使是一大桌子菜，他只吃离自己手边最近的那一碟。著书用心之时，更是心无旁骛。有一次

写东西，王安石边吃边写，手中东西吃完他也不觉，仍旧一口一口干啃，把自己指头嚼得流血也不自知。

曾巩和王安石是很要好的朋友。曾巩在18岁入京赴试时，即结识了正随父出游汴京的王安石。曾巩后来有诗《寄王介卿》回忆了这段交谊：“忆昨走京尘，衡门始相识。踈帘挂秋日，客庖留共食。”王安石庆历三年（1043）回乡时，特地看望了曾巩，并赠以《同学一首别子固》。不过，王安石与曾巩其实不是一类人，曾巩一生性格淡泊宁静，思想谨严纯正，是一个学者型、道德型的文人，是典型的中国长者的形象。而王安石则敢作敢为，有主见，从不随人作计，是北宋前期社会改革浪潮中孕育出来的典型的改革家。曾巩、王安石两人性格不同，志向有异，但两人的交往却成为文坛的佳话。

苏洵很不喜欢王安石，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，题目就叫《辨奸论》。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：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。只有大奸大恶之人，才会违背人之常情，整天不修边幅，吃着猪狗之食，邋遢地谈诗书礼乐，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声。王安石当时以不修边幅出名，他很少换衣服，据说也不洗澡。这些话不是说王安石还说谁？

宋徽宗崇宁二年（1103），黄庭坚因为《承天院塔记》被政敌弹劾下了台，被贬官宜州（今广西宜山）。他身体的营养状况不佳，家人都为他担心。但，山谷老人却能自我安慰，自称小时候算命，术士说黄家兄弟都可活到八十岁，自己还有二十多年的阳寿；又说熙宁初，他任叶县县尉时，乘船经过石塘，当地有个颇灵验的卦师断言他将做到侍郎，看来官星也欠了自己一笔债。他笑着对家人说：“宜州宜州，宜于人住所以叫宜州嘛。”这自然是山谷强作宽解之言。富于贬谪经验的黄庭坚深知宜州是著名的瘴乡，炎热、穷僻荒凉，丝毫无“宜”可言。

一次，很有艺术修养的宋徽宗与同样是艺术大家的蔡京在一起谈论书法，谈到了米芾，徽宗兴致所至，立刻召米芾入朝，当面书写一面大屏风。米芾急匆匆而来，忘了拿自己的笔砚，看看左右，让人去取笔砚。宋徽宗指着御案上自己的笔砚，让他使用。米芾当着朝中君臣，反捋袍袖，大笔挥洒，一番龙飞凤舞之后，